百年荣光

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 重庆市作家协会 征文

长江上游那只美丽的眼睛

□胡雁冰

1997年，重庆直辖。

我久久凝视墙壁上那崭新的地图，逐一细看，18岁前我故乡的位置，上大学时被称为“第二故乡”的城市所在。突然，好像有一只眼睛正和我对视呢！我由远及近、由近及远，没错，那里真像一只扑闪闪、亮晶晶、水汪汪的大眼睛！绵延的明月山是它浓浓的黑眉，铜锣峡是它俊俏的眼角，长江内外河是它多情的眼白，那纺锤形的绿地则是它灵活的黑眼珠——那就是属于重庆市南岸区的广阳坝，现称广阳岛。

久久的对视，我看到了那只大眼睛的多种变幻——

懵懂之眼。江河万里，滩涂几许。江心有岛，景致依稀。长江流域的江心绿岛，广阳岛是长江上游最大的，涨水期面积6.44平方公里，枯水期约10平方公里。传说此地的形成，与大禹有关。

当年大禹治水到此，看到一座大山阻拦，泛滥的洪水四处漫溢，百姓深受其害。大禹抽出腰间神耙，挖开大山，形成了今天的明月峡。挖出的泥石，甩到下游不远处的一个大水坑里，填成了这个沙洲岛。

广阳坝，位于明月山与铜锣山之间，以四面环水的中间，有一块广阔平阳的陆地大坝而得名。

在丘陵地区难得见到平地，而在大江大河中有如此大的绿地，更是难得。此地海拔在200–281米之间，起伏并不算大，广阳坝之名很是让当地人自豪，叫了很多很多年。

整个坝的地势是西凸东平，北高南低，形似纺锤。坝上的先民，刀耕火种，渔猎为生，观日出而作，听江水而眠。

愤怒之眼。抗日战争爆发，广阳坝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。因为它是一只愤怒之眼，更是一只英雄之眼！

那时，民国空军飞行第四大队——“志航大队”（以空军英雄高志航命名）驻防此地，配备了苏制伊–15驱逐机40架，此地成为护卫重庆的重要军事基地。那滔滔的长江之水，化着飞行员滚烫奔涌的血液，壮烈挥洒在重庆的长空，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乐章。

1930年2月11日，重庆历史上第一架战斗机在此起飞，驾驶者是武隆桐梓人吴宥三，他于1920年9月与邓小平同期赴法国勤工俭学，掌握了飞行技术，在关键时刻奋勇担当。

广阳岛机场抗战遗址群里，“抗战必胜”几个大字，虽然是刻在石头上，其精神却刻进了世世代代人们的心里，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和中国人民必胜信念的象征。

坚毅之眼。这里曾是原四川省女子足球队、重庆市体工队以及国内一些曲棍球队的训练基地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重庆市体工队在此，先后举办了柔道、举重、摔跤、跆拳道、羽毛球等训练项目。

以前存放飞机的老库房改造成了训练房，运动员们用不竭的汗水、辛勤的泪水、不屈的血水，铸就了飞扬的青春，值得一辈子回味和珍藏。

运动员的生活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枯燥，至少在这里是这样。他们累了，可以到1960年代建成的广阳坝园艺场走走，春闻柑橘花香，秋品甘甜果实，那些圆圆的大红果，就像一只只带笑的眼睛……

岁月如梭，沧海桑田。当我再次细细端详那只眼睛时，我发现它还是一只灵动之眼。

广阳坝是在2002年第一波开发建设时改名广阳岛的。

广阳岛的内河长7000米、水面宽200–400米，是重庆中心城区的江上门户，拥有壮美的江河景观和自然生态资源，还蕴含了众多人文历史，是长江水域不可多得的生态宝岛。

从广阳坝改称广阳岛，并不只是名字的变化，也是发展路子的变化，更是发展观念的变化：从传统农村到城市建设，从大开发到大保护。

变化，首先从交通开始。

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洋灰桥——当年只有枯水季节能过江的石桥，因三峡蓄水清库，于2008年6月8日被炸除。低矮、狭窄的桥，停留在了老一辈人的记忆里，并随时光消逝而逐渐淡忘。

现在的岛，有重庆广阳岛大桥相连。不受雨雾的干扰，不受季节的限制，往来易行，方便快捷。

而1957年开通的朝天门至广阳坝的轮渡航线，观两岸风光，随绿波荡漾，成为坝上居民，特别是运动员们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。自2008年停航12年后，轮渡于2020年9月再次开通，成为越来越多外地游客的打卡线路。

其实，此地以前是一个大农村，有属于南岸区峡口镇的3个村，随江依次为上坝、高峰、胜利。2007年，广阳岛旅游开发第一期工程启动。村民逐步成为城市居民。2015年11月，村委会的建制全部被撤销。

变化，更体现在新观念与新发展中。

随着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，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战略思路的确立，2018年，广阳岛的发展有了新的定位：“长江风景眼，重庆生态岛”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工程拉开序幕，通过护山、理水、营林、疏田、丰草，陆续为人们展示出一幅水清岸绿的生态画卷。

2020年，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此建设“智创生态城”。回归五百年前的生态，引领五十年后的生活，一个生态之城、智慧之城、创新之城、未来之城正在悄然崛起。

我发现，那只眼睛越来越顾盼生辉、流光溢彩……

暗河·礁石·水平面

□孙涵彬

父亲与女儿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，父亲对女儿的爱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每当与父亲发生纠纷，母亲就会说起：“没有你的父亲就不会有你，是你的父亲决定要你，我才将你生下来，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感谢他。”我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两手一摊：“你们已经生下了我，难道要把我再塞回肚子里吗？”

母亲说的父亲决定留下我的事，是一个老故事了。

母亲和父亲认识三个月就结婚了，很快母亲便有了。母亲对父亲说，她不想这么快就有孩子，这会破坏他们爱的小世界。母亲便去医院把孩子打掉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母亲又有了——这个孩子便是我。母亲开始跳绳、跑步，从楼梯最高一级往下跳，可是我就是那么顽固地待在母亲的肚子里。十个月之后，母亲将我生了下来，六斤六两的女孩。父亲非常高兴，他是一个传统的北方汉子，却一点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女孩而感到遗憾。

也许就是因为我自己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吧，父亲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女孩养。他非常严格地要求我，对于调皮的我来说，他那些所谓的铁律正是我要去挑战的极限。我开始消极抵抗，高中的时候不学习，偷偷看小说。或许正是那个时候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，结果后来的我在文学道路上行走起来。

记得有一次我坐在马桶上看《拿破仑传》，父亲见我久久没有出来，就一下子冲进厕所，抓住我的头发把我一把拎了出来，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。教训完之后，我在地上发现了自己的一缕头发，那是父亲打我时揪下来的。我把它捡起来，放进一个密封口袋里。

再后来，上了大学；再后来，参加工作，我就住在外面，很少回家了。每次母亲来劝说我回去住的时候，我默默地将那装着那缕头发的密封袋放在她面前，她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但是血脉这个东西真是太神奇了，我发现我越长大性格越像父亲，甚至连很多习惯都是一样，多思，固执，心思细密。清晨与傍晚，我总是独自坐在沙发上，把一天中的所有事情细细地想一遍，有的时候边想边点起一支烟。有一次，母亲说，你那满脸愁云的样子，和你夹烟的手指、吸烟的样子，还有你清晨与傍晚抽烟的习惯，都跟你爸一模一样。我心中一惊，逃不过啊逃不过，我怎么活成了父亲的样子呢？我怎么就继承了他的性格呢？我怎么就这么像他呢？

我那么多年不回家，母亲总是做着调解员的工作。她告诉我，你爸爸非常爱你。我不相信，一个我一回家就叫我喝汤不要发出声音、电视机遥控板要放对位置、洗澡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、空调的度数永远不能高于24℃、煮饺子不能煮破皮、炒菜油不能放多了，否则反手就是一个耳光的人，会爱我？

直到一件事情，我猛然间明白他是爱我的。

我25岁考研失败。当时，熊熊野心就像一把火一样灼烧着我，紧接着的三个月我拿到了去伦敦城市大学读研究生的资格，我毅然决然要出国，全然不管准备得是否充分，以及过去之后要遇到的种种困难。

去了伦敦，由于很多问题都欠考虑，我又无比挫败地回了国。一路上我归心似箭，只盼着能够回到家中睡一个安稳的好觉。我回到家，父亲过来拉着我的手坐下，我很不习惯。他微笑着望着我，要我跟他说一会儿话。父亲很少这么温柔，他一点都没有因为我没能完成学业而责备我。他问我，你还要再去伦敦学习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我是知道父亲对我的期待的，可我说：“我不想再去了。”一贯盼我高飞的父亲竟然说：“好！太好了！”

后来，母亲才告诉我，在我飞去伦敦的前一夜，父亲喝得像一摊泥一样躺在地上，他一边喝一边哭，他实在舍不得女儿出国，他担心得要命。

我沉默了。我默默地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流泪。我一直以为父亲只关心我飞得高不高，从不问我飞得累不累。原来我在国外那段时间，他揪着一颗心，时时刻刻提心吊胆。我出国之后，他以为我不再回来了，因为他知道，我有多恨他，有多想远离他。

那段时间，父亲和母亲去了动物园，是小时候他们常带我去的。母亲把父亲在动物园和狮子、老虎一起照的相片发给我看时，我看着父亲脸上的笑容有些腼腆，而窗外就是伦敦辉煌的夜色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内心被击溃，我泪流满面地看着那张相片，我知道父亲的心思，动物园一定是父亲要求去的。我怎么会不知道他？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的血液，所以我知道，他想我了。我深深地知道，那是一种不能言表的思念，那一刻我也多么思念他。他也一定知道，我有多么恨他，就有多么爱他。

父亲的爱就像暗河中的礁石，随着女儿的成长，在女儿如同暗河般不断变换的心性中，如同磐石一般的存在。无论暗河怎样的汹涌诡谲，礁石始终立在暗河的身边，提醒着暗河不能够恣意流淌，不能够越界。无论暗河如何澎湃地冲击礁石，礁石都岿然不动地将暗河逼退到她必须坚守的位置。礁石围绕着暗河，是暗河的结界，更是暗河的守护神。

而母亲就是这汪洋中的水平面，她在暗河之上流淌，她安抚着无奈的礁石，她包容围绕着暗河，她使整片海看起来那么蔚蓝而宁静。她是最公正的人，她维持着一个家庭的体面与幸福。

梁平写生　　布面油彩　翁凯旋

柳树，春天的诗行

□罗昭伦

在我生活的万盛有一条河，叫孝子河。河边有一条路，叫滨江路。在这条路上，有很多树，最多的就是柳树。

在树的家族里，我倾慕松树的高洁、柏树的典雅、槐树的庄重……然而，我更赞美柳树的飘逸与大度。

如果说，松树为至仁至善的先哲，柏树为饱经沧桑的长老，槐树为含而不露的君子，那柳树就是当之无愧的圣贤了。

年少时，爱到乡下老家的河边玩耍。夏天的太阳很烈，是柳树让我免去了被太阳炙烤之苦。我用它那柔软光滑、缀满绿叶的枝条，编织出一个个绿色的帽子，戴在头顶，和小伙伴们打水仗，那欢乐至今仍留在记忆深处。

“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”，虽说这时的柳树一点都不起眼，但它却不畏寒冷，披着黄衣黄裙，手挽黄色飘带，尽情地为人们舞蹈。一到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时候，那已经积攒了整个冬天能量的枝干上，就慢慢地活泛起来，抽出丝丝嫩绿的细叶，告诉人们，春天已经到来。炎热的夏季，柳树柔嫩的柳条垂悬形似绿瀑布，树叶儿随风摇曳，远远看去，就像姑娘的发丝在飘飞；绿油油的叶子，细细的，长长的，窄窄的，仿若女子的眉毛一般。秋天的柳树还是那样郁郁葱葱，稠密暗绿的枝条低垂，放低姿态默守一方秋的净土。

柳树虽然不是什么名贵树种，但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——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无论你把柳树插在哪里，她都能扎根生长，长出一个新的植株来，最后长成一棵独立的树。不管是什么季节，也不管怎样贫瘠的土地，柳树把根深深地扎在泥中，吐着翠绿的叶片，年年岁岁，默默地生长着。

垂柳的枝条无一例外是先向上，然后以几乎一致的弧度向地下弯垂着，妩媚动人。其枝条像瀑布一样稠密、潇洒，像绿沙一样轻柔、飘逸。它总是那样深情地亲吻着大地，轻拂着溪流，轻拂着柳荫下的一对对情侣。

柳树以其轻盈的体态给人以美的享受，以外柔内刚的品格给人以启迪。从古到今，不知有多少诗人作家在字里行间对柳树倾注了浓浓的情意。东晋诗人陶渊明在自家门前亲手种了五株柳树，后来索性自称“五柳先生”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更是一个“柳痴”。清人杨昌溪写诗赞曰：“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

历来人们对柳树的描绘大都侧重在一个“柔”字上。如果讲姿容体态，柳树着实柔弱，千丝万缕，轻盈委婉。然而，轻柔并不是柳树性格的全部，它还有坚韧不屈的特点。如每年的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，气候异常，冷暖骤变，许多看上去比柳树高大、坚实、强壮得多的树木，顷刻间变得枝残叶凋。而柳树，却披着翠装，从容应对，奋力支撑，成了临危不惧的强者。

柳树的汁水是甘甜的，所以极易生虫。而柳树生命力又极强，恢复起来也很快。虽然整个树干疤节纵横，但它上面的枝条和树叶却又是鲜嫩欲滴的。柳树不与松柏比伟岸，不与鲜花争芬芳，而是肩并肩，手挽手，筑起一道绿色的屏障，为大地增添锦绣。

如果说白杨树是树中的伟丈夫，那么柳树就是树中慈祥的母亲了。柳树虽没有娇艳的花朵和浓郁的花香，可它那婀娜的姿态，清新的气息，就已经令人神往了。如果爱好垂钓，可在柳树下的池塘边横上一柄钓竿，看鱼儿在鱼钩间彷徨，那可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。在城区，柳树像婀娜多姿迷人的少妇，羞羞答答，含情脉脉，亭亭玉立在河畔、公园、庭院、街衢，让市景增色。在农村，柳树质朴、平凡地死守着哪怕贫瘠的土地，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美好的大自然，直到天荒地老。

我喜欢柳树，是因为它不事张扬，平凡朴素。它不像白杨那样志高气昂，也不像桃李那样浓妆艳抹，柳树乐于扎根河堤边，既防洪护提，控制水土流失，同时又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画，美化着我们的生活环境。

柳树虽然不能奉上累累果实，但它从不因此泄气自卑，而是慷慨无私地奉献：树干，质细柔顺，是制作家具的好材料；叶、枝、皮、根乃至柳絮则是治病良药；就是那纤细柔韧的柳条，也能编制成精巧、美观、实用的柳篮、柳筐等用具和工艺品。从柳树身上，我们可以学会：假如自己不能像鸟儿一样飞翔，那便学会蓝天的包容；假如自己不能如鱼儿一样遨游，那便学会向大海致敬宽广，只要体现自己的价值便是辉煌极致。

柳树的景观，可以愉悦人的眼光；柳树的魅力，可以调动人的想象，柳树的神韵，可以激发人的豪情。柳树啊柳树，如果没有了你，这世界不知会黯然失色多少。

【食尚志】

情牵卤水白砍兔

□耕夫

璧山人在介绍家乡美食的时候，总是洋溢着自豪的口气：“鲜美来凤鱼，巴实丁家兔。”

我说的丁家兔，并非人们常说的水煮兔一类，而是璧南丁家坳的卤水白砍兔。它令我陶醉了50多年，并有了许多情牵的故事。

民国时，四川自贡富顺县名叫江俊武的年轻人搬迁到了璧山县丁家坳（现重庆市璧山区丁家街道），其祖传手艺是卤烧腊，招牌品种就是卤水白砍兔。从我有记忆起，就知道这位江五公的白砍兔味道好。江五公满头银发，近一米八的个子，声音宏亮，话语间浓浓的自贡音调。每天下午四点左右，江五公就将卤兔摊子摆在综合食店的堂口，两张方桌拼在一起，一张桌子上放一个竹编的篮子，五六只卤好的兔子并排放在里面，桌子的另一半则放一个砍兔的砧板和一把菜刀。砧板中间明显凹陷了，述说着它的工龄不短。另一张桌子全放佐料，有十多种，十多米外便可闻到那些佐料的鲜香，嘴里便直涌清口水。

我吃卤水白砍兔最难忘的一次记忆是在8岁时。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凡肉都是香的。1971年那个初春的早上，舅父对我说：“你背诵李白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，背诵通了就奖励你兔头兔肝和两个兔腰子。”（当时这三件的售价是5分钱。）从上午至中午，在三个小时里，我为了能吃上鲜美的兔三件，把这首古诗背得滚瓜烂熟，以至于50年后的今天还能倒背如流。

人们感怀一些吃食，一些小时候的味道，而兔子肉就是我最深刻的情感记忆，它让我常常回忆起与舅父在一起的童年的温馨。

鲍兔并非百年老字号，而是改革开放后诞生的新品牌。

鲍兔的创始人鲍崇江拜师学艺得到了江伍公卤兔的真传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铺设店，以卖白砍卤兔为业，鲍兔从此名播璧南。

鲍兔的选材讲究，活兔均产自璧南浅丘农家，以青草饲养。兔肉是红肉里唯一不含胆固醇的肉类，被称作“保健肉”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认为，兔肉性凉，有滋阴血、益气润肤、解毒祛热的功效。

鲍兔的制作极其讲究，纯中药配方卤制。吃法也有讲究，现在一般都是将卤兔砍成碎块后，再按比例放佐料，在我看来，至少缺乏敬畏。正宗的吃法是去掉头、内脏，把兔对开切成两半，用刀背拍几下，再放平刀拍几下，拍的目的是让肉骨松散，然后用手撕兔、去骨。把兔子肉撕成大小均匀的碎块，一只一斤半左右的卤兔，只能撕到一斤纯兔子肉。加入新鲜的红油辣椒、蒜泥、干姜沫，适量的糖、醋、豆油、炒芝麻、葱花……用筷子搅拌，鲜香酸甜的白砍兔完成。吃一口，滋润的甜酸入口；嚼两口后，兔肉的鲜嫩滋味开始泛滥，香辣中浸酸甜。有牙齿与舌头的纠缠，有味蕾与口腔的撕扯，整个口腔都被那股异香占领了。

相传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赴京赶考前曾写了一副吃兔子肉的对联：

坐南朝北吃兔肉，骨向东甩；思前顾后观《左传》，书往右翻。

这副对联写得幽默轻松，妙趣横生，吃兔肉的洒脱情态跃然纸上。